

## 19世纪末马新方言文献中马来语音节末尾流音-r、-l 的对音 —— 兼论中古汉语入声弱化问题\*

### Transliteration of Malay Words ending in “r” and “l” in Chinese Dialect Document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 with Some Notes Concerning the *Ru*-tone Reduction in Middle Chinese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 摘要

马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方言对音文献,如《华夷通语》、《马拉语粤音译义》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都较规律性地以入声字对译马来语的音节末尾流音-r、-l。这种规律体现了闽粤客方言在马来语对音上要求的高度准确性,即方言中所没有的音节末尾流音必须在对音字上表现出来,于是就以入声字对译,以区别于非流音末尾的音节。这个现象,罗常培等人在整理中古梵汉、藏汉对音材料时也提出过,而且得出了汉语入声弱化为-r的结论。我们以马新方言对音材料为证,重新思考入声对译-r、-l尾音的问题,提出这种对音现象并非入声弱化的结果,而是对音上要求区别带末尾流音与不带末尾流音音节需要的做法,是自来对汉外对音准确度要求的体现。

**关键词:** 《华夷通语》、《马拉语粤音译义》、《正客音译木来由话》、入声弱化

\* 本文原为2013年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语言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5-6日)宣读之论文。今略作修订增补。

\*\* 邱克威博士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 khookiakuei@upm.edu.my

## Abstract

Malay document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Huayi Tongyu*, *Malayu Yuyin Yiyi*, *Zheng Ke Yinyi Mulayou Hua* uniformly transliterate words ending in “r” and “l” by using *Ru*-tone characters. This manner of transliteration reflects the need for accuracy when rendering Malay words into the Min, Cantonese, and Hakka dialects. As syllables ending in “r” and “l” are non-existent in these dialects, the solution was to use the nearest equivalents that were found in *Ru*-tone characters. This pattern was in fact observed much earlier by Luo Changpei and others during their studies in Sino-Sanskrit and Sino-Tibetan transliteration materials, from which the use of *Ru*-tone reduction to -r was proposed. This paper advocates, as evident in these Malaysian-Singaporean Chinese dialect transliteration materials, that this pattern was not a result of *Ru*-tone reduction, but was in fact a pattern arising from the required accuracy in foreign word transliteration, which in this cas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syllables with or without ending in -r and -l.

**Keywords:** *Huayi Tongyu*, *Malayu Yuyin Yiyi*, *Zheng Ke Yinyi Mulayou Hua*, *Ru*-tone Reduction

## 一、前言

罗常培（1933[1961]）曾提出汉外对音材料中有很多-r尾对译汉语入声塞音尾的现象。其实在他之前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曾指出这一现象，而伯希和更据此给中古舌尖塞音尾-t的构拟作了调整。他说：

舌尖音是拿摩擦音ð来代表，因为我采取一个介乎-t跟-r之间的音值，这个t或者是最初的（不过也不一定普遍如此），但是在唐朝时候的中国北部这个截断音已竟变成-r了。

（转引自罗常培 1933[1961]：62）

罗常培同样以敦煌文献为材料，构拟了三个-r韵部，即-ar、-ir、-ur。其举例如：（1933 [1961]：61）

“萨”对“sar”：萨波怛他揭多 = sarvathathāgata

“佛”对“bur”：佛僧 = bursang

“密”对“mir”（日光，日曜日）

而至于其韵部演变序列，罗常培也作了如下构拟。比如“曷韵”：（1933[1961]：68）

《切韵》	第八世纪	第九世纪	第十世纪	近代
at	*ad	Ar	ar	A

后来俞敏（1984[1999]）搜集了更多例子，如以后汉梵对音为例，他说：

“歌”部字能不能收-r？韵值能不能是-ar或者-al？……看看上文论收尾辅音的表，入声收-r的太多。不如写l保险。“歌”跟“元”对转，就是al、an相混。谱里“还”字译val，也是一个理儿。这个假设要能成立，就能说明后汉音一连串现象。

（俞敏 1984 [1999]：40）

目前同样给中古对音材料里的入声构拟-r尾音的学者不少，如施向东（1983）、储泰松（1999），他们主要以后汉至初唐的梵汉对音为材料，而近年薛才德（2007）则更延伸至汉藏同源词分析而由此提出前上古汉语-rd、-ld等复辅音韵尾的存在：

汉语这些跟藏文-r、-l韵尾对应的字，……有可能就是前上古汉语\*-nd、\*-rd和\*-ld这样的复辅音韵尾遗留下来的痕迹。

（薛才德 2007：45）

关于汉藏同源词涉及较复杂的层面，我们且搁置一边。<sup>1</sup>但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提到的中古入声塞音尾对译韵尾流音-r、-l现象毕竟是个事实。如此大量例子绝非偶然。而塞音尾与流音尾音之间音质上的差异又必须得到一个合理解释。因此罗常培等提出“入声弱化为-r”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只是解释语料的其中一种“假说”，更何况至今入声弱化为韵尾流音-r仍未得到任何汉语方言的印证。

对此，19世纪末以来马新方言文献的对音材料恰可以让我们近距离了解汉外对音中入声字对译韵尾流音的具体性质，即这批语料规律性地以入声字对译-r、-l尾音。19世纪末马新两地的闽粤客三种方言的入声塞音尾完整保留，并无弱化为韵尾流音，但却与中古梵藏与汉语的对音呈现同样规律性的现象。我们根据这一条音理特征，对罗常培等人所观察的对音现象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即这样的对音现象并非入声塞音尾弱化为韵尾流音，而是汉外对音的一种协调性规律。

以下我们针对这批材料逐层进行整理与分析。

<sup>1</sup> 更何况薛才德的-r、-l是由前上古汉语开始构拟的-rd、-ld中的塞音尾-d脱落后产生的，与罗常培所说的塞音尾-d弱化为-r不同。另外，还有如高本汉和李方桂等都曾给上古音构拟一个\*-r韵尾，如高本汉（1954[1987]：133-142）第七部、第八部共有\*-ər、\*-ær、\*-ar、\*-ar四组，而李方桂（1971：35）则有歌部\*-r韵尾。但这都是依据上古谐声与押韵材料分析得出，与我们这里谈的现象不是一个性质的。更何况李方桂说其歌部\*-r韵尾“也许很早就消失了”（1971：35）。实际上李方桂晚年几乎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构拟，他说：有人更拟定了些其他《切韵》时代没有的韵尾辅音如-r、-l等。我想其中也缺少证据。我因袭高本汉的-r尾（歌部字）也是一样可疑。（李方桂 2005：xx）

## 二、马新方言与马来语对音材料及音系概述

这一节我们先对所使用的材料进行介绍；其次再对跟对音相关的马来语音系问题进行说明，最后还得针对马来语的音节末尾-r、-l的发音情况作一番简单考察与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的方言文献有19世纪末的《华夷通语》，以及《马拉语粤音译义》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后二者的出版年份不详，但据目前所见印本推测，其初版必在1920年代以前。《华夷通语》是闽南语-马来语对音材料、其余二书则依次为粤语-马来语对音与客语-马来语对音材料。为了节省篇幅，其中以《华夷通语》为主，是我们考察上述对音现象的主要材料，而其余二种则是进行补充证明的。

《华夷通语》是19世纪后期的一部闽南语-马来语辞典。其底本是1877年林衡南编著的《通夷新语》，后来1883年经李清辉校正后易名出版。据左秉隆序称：

取巫来由语注以漳泉潮音，辑成一书，名曰《华夷通语》。

可见是书按“漳泉潮音”给马来语词语注音，实则根据《华夷通语读法》的说解，我们相信全书是以潮州音为主。<sup>2</sup>但这对于我们所观察的入声韵尾问题不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闽南语中漳、泉、潮各次方言间的入声韵尾基本一致。

《华夷通语》全书词语分30类，前25类主要是各事物的名词，后5类为日常会话用语，甚至包括“长句类”。据统计全书共2840词条，每一个词条均以大字书闽南语词语，并于其下汉字小字注闽南字音拼读的马来语词语。如：

《数目类》“一占银”：沙诛申 (satu sen)<sup>3</sup>

关于《华夷通语》的编纂与流传情况，最早有杨贵谊（1987）的介绍，至于其词汇特点，则有李如龙（1998）非常系统详尽的概述。

再来看看《马拉语粤音译义》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马拉语粤音译义》为粤语-马来语辞典，冯兆年编著，由新加坡正兴书画公司出版，日期不详；其后1939年牛车水永成书庄再版发行。杨贵谊（1987）推测本书初版应为1926年前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则是客语-马来语辞典，目前所见乃“新增本”，为慕陶、亚末合编，1929年志成书局印行。其出版年代不详。二书与《华夷通语》一样，也是按词语意义分类编纂，《马拉语粤音译义》分28类，共收1262条词语；《正客音译木来由话》则分26类，1576条词语。

<sup>2</sup> 《华夷通语》卷首有一篇《华夷通语读法》，揭示其书体例。其中提到，字音以记号方式区别漳泉潮音，具体为字下注三角形为“泉音”、字下注一个逗号为“漳音”。对于潮州音则为说明，而书中多数字都未记号，因此我们推测未记号者当读潮州音。

<sup>3</sup> 《华夷通语》原书并无马来语词语的拼写，本文为了方便理解将马来语原词注于括弧内。下同。

关于这两部辞书，目前仅杨贵谊（1987）进行过简单介绍。王晓梅（2012）则根据二书中马来语punya的用法做过句法结构的分析。

其次，关于马来语音系问题，我们参照Yunus Maris（1980）的描写以及William Marsden（1812）和Richard James Wilkinson（1904）关于罗马字转写马来语词语的具体拼音规则。尤其对于本文相关的马来语[r]、[l]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番解说。

根据Maris（1980）的描写，马来语中[l]（lateral consonant）和[r]（rolled alveolar consonant）这两个辅音在一个词的语音形式中能出现的位置如下：

[l]

- a. 词首位置：lari（跑）
- b. 词末位置：jual（卖）
- c. 词中音节首位置：beli（买）
- d. 词中紧接[r]、[ŋ]、[j]之后：perlawanan（竞赛）、majlis（议会）
- e. 词中紧接[k]、[b]、[m]之前：halkum（喉咙）、kelmarin（前天）

[r]

- a. 词首位置：rumah（屋子）
- b. 词末位置：hampir（近）
- c. 词中音节首位置：harum（脆弱）
- d. 词中紧接[s]之后：masri（一种歌曲）
- e. 词中任何音素之前：permai（美丽）、bersumpah（发誓）、berakal（有智慧）

（Maris 1980: 71-75）

英语的情况大致相当，不烦赘述。我们这里对于音节末尾-r、-l对音现象的分析，除了“词首位置”以外，其余都在考察之列；包括“词中音节首位置”，比如beli的对音为“勿里”，其词中后一音节首的[l]影响了前一音节的收音，听起来如[bel]而以入声字“勿”对音。同样的如Sarawak对音“实勝越”中的入声字“实”也是如此。

另外，对于词中位置的[r]，Maris主要是根据构词前缀“ber”、“per”等来分别[r]是否为音节首位置，但其书中又提到：

若前缀是加在元音开头的词根上，[r]是正常发音的。然而如此形成的合成词却有两种不同的读音：

[bər-akal]	:	[bə-rakal]
[pər-iŋat-an]	:	[pə-riŋat-an]
[tər-ikat]	:	[tə-rikat]

（Maris 1980: 74）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无须对词中的[r]、[l]进行过细的分析，在我们的考察中仅分为“词尾”和“词中”两个位置。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马来语非词首位置[r]、[l]的发音问题，主要是在词末与词中紧接辅音这两个位置中的[r]与[l]。这两个位置上的[l]都毫无疑问是音位性的，而且通常发音上也能产生音质区别，如“adi”（首要）、“adil”（公正）。问题是同样两个位置上的[r]则比较复杂。今天的马来语中这两个位置上的“r”是可卷舌可不卷舌的，如“keluar”（出去）作[kə luar]也作[kə lua]、“bersih”（干净）作[bər se:]也作[bə se:]。这一点Maris早在1950-60年代就观察到了：<sup>4</sup>

很多说话人，或者说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多数说话人都不发出词末位置上的[r]；比如以下任何一种发音都不会造成语义上的变化：[bəna]或者[bənar]（真实、正确）。

(Maris 1980: 73)

然而我们的问题是19世纪末的马来语是否也一样“多数说话人都不发出词末位置上的[r]”，即我们要如何证明19世纪马新的马来语音节末尾的-r是构成音质区别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以下对音现象分析的合理性。

我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即整个19世纪马新马来语音节末尾的-r是与英语一样是一个不颤动的卷舌动作，即不是如今马来语之通常不卷舌化。我们主要是依据以下两条理由：

（一）19世纪初与20世纪初的两部词典/词表在将马来语词汇转写为罗马字母时都体现出音节末尾-r的音位性。比如1812年William Marsden的Dictionary of the Malayan Language（《马来亚语词典》），当时马来语仍主要以爪夷文书写，Marsden则在每个爪夷文书写的马来语词条后按罗马字母拼音转写，并在书前解释拼音字母时明确提到：

r就如“run、river、burrow”中的发音。

(Marsden 1812: xiv)

这里作者有意识地列举[r]音位的词首、词末与词中三种位置，并非偶然；而且还明确提出马来语的[r]与英语的发音情况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Marsden的拉丁字母转写词条中我们找到很多[r]在词中与词尾位置上构成独立音位的对立组合：

<sup>4</sup> Maris（1980）书出版于1980年，然而按书前作者自序称：“这部书的初稿成型于我在吉隆坡语言学学院中以马来语为参照教授普通语言学 and 语音学的时期，我在那里的讲学活动直到1962年中。”因此我们推测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发音现象可以追溯至1950-60年代。

ada	:	adar	(1812: 5)
bawa	:	bawar	(1812: 34)
bakas	:	barkas	(1812: 43、39)
benang	:	bernang	(1812: 50、39)

我们有理由相信，Marsden纯注音作用的罗马字母拼写形式必然表示当中的“r”是带出音质区别的。

另外，1904年英殖民政府第一次官方实行，由Richard James Wilkinson领导委员会对马来语罗马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规范所发表的报告书Romanised Malay Spelling（《马来语罗马拼写法》），是历史上第一次官方规定的马来语罗马字母拼写法。Wilkinson的拼写方案中上述“r”音位的对立也是明显的：

aga	:	agar	(1904: 1)
baka	:	bakar	(1904: 4)
daya	:	darya	(1904: 16)
duga	:	durga	(1904: 17)

（二）《华夷通语》中的部分对音表示某些词中“r”的发音是较显著的。举例如下：

- 《人伦类》“农夫”：胡聿吉里惹梢瓦（orang kerja sawah）
- 《疾病类》“喷嚏”：勿律心（bersin）
- 《二字类》“清洁”：勿律诗（bersih）
- 《四字类》“此卖何价”：依啤<sub>平声</sub>，奕亚把，亚叻迓（ini jual apa harga）

这些马来语词中的“r”发音很显著，以至于似乎带上了一个元音，因此闽南语对音都用单独一个音节“里、律、叻”。然而，这毕竟只是少数。但这至少可以从另一层面来证明，19世纪马来语中词中位置的“r”至少是仍卷舌化的。

### 三、马新方言入声对译音节末尾-r、-l

这一节我们将《华夷通语》中跟上述“词尾”、“词中”两种位置上的[r]、[l]对音的材料进行列举。末尾再列举数则《马拉语粤音译义》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的对音材料，作为相互参照的佐证。

（一）、《华夷通语》中词尾[-r]、[-l]的对音：

- [-r]
- 《天文类》“拖尾星”：民冬勿黎骨（bintang berekor）
- 《地理类》“城市”：万叻<sub>入声</sub>（bandar）
- 《房屋类》“篱巴”：吧葛<sub>入声</sub>（pagar）

- 《人伦类》“老君”：落啱<sub>音多下入声</sub> (doktor)  
 《工匠类》“剃头司”：厨江周滑 (tukang cukur)  
 《花木类》“加薄棉”：加薄 (kapur)  
 《单字类》“大”：勿杀 (besar)  
 《单字类》“水”：亚逸 (air)  
 《二字类》“大约”：亚岳亚岳<sub>上入声</sub> (agar agar)  
 《二字类》“忍耐”：罩汉，沙攸<sub>入声</sub> (tahan sabar)  
 《三字类》“待顷刻”：兰底，习文达 (nantı sebentar)

## [-l]

- 《房屋类》“监牢”：日 (jil)  
 《器用类》“锄头”：章滑 (cangkul)  
 《器用类》“枕头”：挽达 (bantal)  
 《器用类》“铅笔”：贫寔 (pensil)  
 《器用类》“篮”：峇<sub>入声</sub>骨 (bakul)  
 《工匠类》“打铁匠”：厨江浮滑勿诗 (tukang pukul besi)  
 《疾病类》“皮痒”：龟屋迓达<sub>入声</sub> (kulit gatal)  
 《单字类》“小”：结舌 (kecil)  
 《单字类》“取”：庵蜜 (ambil)  
 《单字类》“叫”：邦纆<sub>入声</sub> (panggil)  
 《四字类》“我无本钱”：赛也，知搭毛叻 (saya tidak modal)

## (二)、《华夷通语》中词中[-r-]、[-l-]的对音：

## [-r-]

- 《天文类》“光”：得壘 (terang)  
 《房屋类》“小礼拜堂”：吃黎惹结舌 (gereja kecil)  
 《器用类》“马车”：结黎罩 (kereta)  
 《人伦类》“百姓”：胡聿那吃里 (orang negeri)  
 《身体类》“小肠”：勃律吉舌 (perut kecil)  
 《食物类》“大麦”：直里遇 (terigu)  
 《食物类》“米”：勿叻氏 (beras)  
 《单字类》“去”：勃宜 (pergi)  
 《二字类》“说谢”：直里偶甲西 (terima kasih)  
 《二字类》“发菇”：勿勝勃 (berlapuk)  
 《三字类》“现时有”：昔甲人，亚撈<sub>平声</sub> (sekarang ada)

## [-l-]

- 《天文类》“虹”：勃堊雅<sub>入声</sub> (pelangi)  
 《数目类》“十一”：习勿叻氏 (sebelas)  
 《数目类》“一万”：寔辘沙 (selaksa)  
 《时令类》“日出”：妈礁夏利骨赖 (matahari keluar)  
 《器用类》“被单”：寔里勿 (selimut)  
 《器用类》“手钏”：讠<sub>下入声</sub>堊 (gelang)  
 《滋味类》“最甜”：偶咩<sub>平声</sub>昔甲里 (manis sekali)  
 《单字类》“学”：勿捞热 (belajar)  
 《单字类》“转”：峇<sub>入声</sub>礼<sub>下入声</sub> (balik)  
 《二字类》“平安”：寔南檀<sub>下入声</sub> (selamat)  
 《二字类》“依样”：移滑直捞<sub>下上声</sub>兰 (ikut teladan)  
 《二字类》“要买”：茅，勿里 (mau beli)

除了《华夷通语》的闽南语对音材料，我们也能从《马拉语粤音译义》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的粤语和客语材料中看到类似的对音规律。我们以下略举数例以作参照。先看《马拉语粤音译义》：

- 《地理》“水”：亚咽 (air)  
 《一字》“大”：无杀 (besar)  
 《一字》“小”：记哲 (kecil)  
 《一字》“取”：暗灭 (ambil)

再举《正客音译木来由话》的数例：

- 《地理门》“水”：亚亦 (air)  
 《一字门》“大”：勿舍 (besar)  
 《一字门》“取”：菴墨 (ambil)  
 《一字门》“换”：都隔 (tukar)

#### 四、重新检验中古入声弱化问题

我们以《华夷通语》的对音材料为例，可以发现其中所涉及的韵尾类别比起罗常培所看到的丰富很多，而且对音的情况也较为复杂。

首先，从马来语所涉及的韵尾，包括：

“r” - [ir]、[er]、[ar]、[or]、[ur]、[ər]

“l” - [il]、[ar]、[ul]、[əl]

Maris (1980: 2) 分析马来语元音为6元音系统，即[i]、[e]、[a]、[o]、[u]、[ə]。另外我们根据Wilkinson (1904: v-xiv) 的罗马字母转写规则，他所设置的元音系统也是“i、e、a、o、u、ə”六个。不论如何，从我们上述提到马重奇(2008)与陈晓锦(2003)所分析的闽南语元音系统中的入声韵部，基本都能包含这些马来语的-r、-l尾音。然而[ər]、[əl]这两个尾音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马重奇给个别19世纪闽南语设置了[ə]元音的入声韵部，如代表泉州音的1800年黄谦《彙音妙悟》就有[ət]、[əp]、[əʔ]，但包括当代音系在内的多数闽南语音系都没有这一套入声韵部。因此我们看上述马来语[ər]、[əl]尾音，闽南语的对音就相当不一致，其中主要是以[u]，如“勿里”(beli)、“勿叻氏”(beras)；但又另有以[i]，如“直里遇”(terigu)、“直撈兰”(teladan)；再还有以[e]，如“结黎罩”(kereta)。

其次，不论是伯希和或者罗常培等，所观察到的汉外-r对音都主要涉及汉语舌尖入声韵部，即[-t]韵尾。因此罗常培(1933[1961]: 165-168)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韵系及其演变”中只有

-t > -d > -ð > -r > -ø

的演变序列。然而这里马来语-r、-l尾音的闽南语入声对音情况就比较复杂。其中当然绝大多数仍是以舌尖入声韵部为主，如上述“勿、直、结”都是。但也有一些情况不是，如“加薄”(kapur)、“昔甲里”(sekali)、“落啉”(dokter)。

再次，罗常培(1933[1961])处理的材料中主要是-r的对音。而19世纪马新方言对音与音译材料中则包含-r、-l两种尾音。以《华夷通语》对音材料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虽然马来语-r、-l尾音的韵尾音质是有区别的，但实际闽南语对音上是不加以区分的，如“勿、直、甲、达、骨”等字均用来同时对译-r与-l：

“勿”：勿里(beli)、勿叻氏(beras)

“直”：直里遇(terigu)、直撈兰(teladan)

“甲”：昔甲人(sekarang)、昔甲里(sekali)

“达”：习文达(sebentar)、逐达(gatal)

“骨”：峇骨(bakul)、勿黎骨(berekor)

这其实是完全符合汉语族群对于外语中-r、-l的听感认识的。就比如现代北京音系以儿化韵同时对译外语的-r、-l尾音一样。

不论如何，我们通过《华夷通语》中马来语与闽南语对音情况，可以很清楚看到马来语的-r、-l成规律性且普遍性地以闽南语入声字进行对译。其中《华夷通语》有些地方在对音中特别注明读作“入声”就很能体现这一特点，如：

- “万赖”（bandar）的“赖”
- “吧葛”（pagar）中的“葛”
- “落啫”（dokter）中的“啫”
- “亚岳”（agar）中的“岳”
- “邦纆”（panggil）中的“纆”
- “迓达”（gatal）中的“达”

19世纪末闽南语入声塞音尾是存在的，而且保留至今，并未发生弱化为-r、-l的现象；粤语、客语的入声亦然。这也就是说，在入声塞音尾完全不发生弱化为-r、-l的情况下，闽南语仍是以入声塞音尾对译马来语的-r、-l尾音。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华夷通语》是一部以闽南字音给马来语词语进行拼音的词典，这不同于一般的音译词。生活中的音译词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可以不要求对音很严谨，然而《华夷通语》的性质则必须让我们承认其对音与马来语词语发音之间是具备准确性的。

因此，对于如此成规律性的对音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纯粹是对音要求准确的原则下对于彼此音节结构不对称因素的一种谐调性手段。即对于马来语中-r、-l尾音，从听感与发音上都觉得末尾有一个舌尖的活动，因此产生了音质上的区别。这一音质区别普遍存在于马来语的词汇中，而且明显构成音位区别，就是带-r、-l与不带-r、-l是起到辨义作用的。所以不论是从对音的准确性或者表意的明晰性都有必要将其音质特点反映出来，用以区分带与不带-r、-l尾音。但闽南语音节结构中并没有流音韵尾，而舌尖塞音入声[-t]至少在发音部位上与马来语-r、-l尾音有共通性，因此较普遍用来进行对译。

因此我们主张，这纯粹只是两种语言接触时，在对音要求准确的原则下对于彼此音节结构不对称因素的一种协调性手段。

我们至今考察19世纪末马新方言文献中马来语-r、-l尾音的对音情况，发现汉语族群为了对音的准确性而以入声塞音尾对译-r、-l尾音的语言事实，并解释为彼此音节结构不对称因素所进行的补偿性协调。

这里所谓的音节结构不对称因素，正是指方言中没有-r、-l尾音的音节结构，比如马重奇（2008）或者陈晓锦（2003）所分析的19世纪以来闽南语音系均如此。这与中古罗常培所处理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样。汉语北方话里的儿化韵产生，据李思敬（1994：42）分析：

汉语北方话[ɔ]音值的正式诞生，在距今五个世纪以前的明朝早期。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唐五代的汉外对音材料中，当时的对音人也面临着19世纪末闽粤客方言族群遇到马来语-r、-l尾音音节的情况相似，即对音准确性与辨义性要求下，必须将带与不带-r、-l尾音的音节进行区分，而选择以入声塞音尾来进行对译。

我们谨以此对中古以来汉外对音中入声字对译-r、-l尾音的现象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视角，即汉语入声对译-r、-l尾音并不一定非得解释为塞音尾弱化。虽然历史音系的建构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语料来进行拟测，但是当下可直接观察的语音现象所提供的音理依据也是同等重要的。毕竟入声塞音尾弱化只是一种材料的解释方法，并未得到汉语方言的事实证明，而19世纪末闽粤客方言入声及其对音的语音事实是我们至今都能够准确观察的。

## 五、余论

以上是我们对于19世纪末方言文献对音马来语-r、-l尾音情况的分析，以及由此延伸对中古汉外“入声弱化为-r”提法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当然，《华夷通语》、《马拉语粤音译义》、《正客音译木来由话》中以入声对音-r、-l尾音是个事实，规律性非常强，但也不免例外。相较于以上我们所引述的规律，这些例外当然是属于少数。但是我们这里仍将其提出来，以期较全面的展现汉语对译-r、-l尾音的一个全貌。我们在此仍以《华夷通语》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首先，我们看到有些-r、-l是以舒声韵进行对音的。比如：

### A.

- 《器用类》“银匙”：申落把蚋（senduk perak）  
 《人伦类》“盗贼”：宾朱喇<sub>入声</sub>（pencuri）  
 《人伦类》“罪人”：胡聋沙捞<sub>去声</sub>（orang salah）

### B.

- 《身体类》“嘴唇”：未迷<sub>平声</sub>（bibir）  
 《疾病类》“出痘”：骨赖<sub>下平声</sub>者者（keluar cacar）  
 《食物类》“菜蔬”：沙腰（sayur）  
 《禽兽类》“蛋”：直劳<sub>去声</sub>（telur）  
 《船政类》“夹板船”：加吧（kapal）

这里A、B二类都是以舒声韵字对音马来语的-r、-l。其中A类的情况比较容易解释，因为这里词中-r、-l本来就属于后一音节的音节首音，如“perak”的语音构成本就是[pe]+[rak]。但是B类则不一样，词尾的-r、-l在对音上没有反映出来。我们可以如此推测，这些词的词末-r、-l尾音也许在当时已是不卷舌化了，就如现在马新

的马来语“多数说话人都不发出词末位置上的[r]”（Maris 1980: 73）一样。其中一个较好的佐证就是“keluar”一词，我们前一节引的对音形式有“吃黎活”，即以入声“活”对译词末[-ar]韵尾；然而这里却看到对音为“骨赖”，且“赖”字注明“平声”。可见，这个词的-r尾音是可卷舌可不卷舌的。

其次，以阳声韵对音-r、-l，主要是前鼻音韵尾-n。这种情况非常少，但却值得我们注意：

《四字类》“讲与我听”：查鸽捞<sub>去声</sub>，甲是赛耶宁眼（cakaplah kasih saya  
dengar）

《四字类》“且留后来”：丁岸简，峇捞江，甲里（tinggalkan belakang kali）

《四字类》“我知伊恩”：赛耶干垄，利亚，本岭埋（saya kenal dia punya  
baik）

对于这样的对音形式，究竟要如何从音理上进行解释，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尤其如果我们联系汉藏对音的材料，比如薛才德（2002[2007]: 40）就提过：

藏文-r韵尾可以跟汉语\*-r韵尾、\*-n韵尾、\*-d韵尾和\*-t韵尾对应，  
藏文-l韵尾也可以跟汉语\*-r韵尾、\*-n韵尾、\*-d韵尾和\*-t韵尾对应。

对于《华夷通语》中的这一现象，我们仅根据所见材料进行如下几点观察：

- 1、-n与-r、-l之间在舌尖发音部位上仍是相通的。
- 2、现有材料来看，似乎只局限于a元音的韵尾中。
- 3、现有材料来看，这样的现象都与较长句子的对音有关。
- 4、现有材料来看，似乎只出现于某几个固定词语的对音中，而且全书对音形式一致。如上述dengar、tinggal、mahal三词在《华夷通语》全书都一致以-n对译-r、-l尾音。但是kenal却不是如此，全书仅在这一处以“垄”对音，其余几处都对音为“干乃”。

据此我们提出的解释是，这也许是语流音变所造成的。其中kenal是个明显的例子，在单词后不连接成份的情况下对音为“干乃”，如：

《二字类》“认得”：干乃（kenal）

《二字类》“不认得”：搭，干乃（tak kenal）

因此上述“kenal”在连接“dia”的时候也许发生了连读音变。另外，包括上例“tinggalkan”也可以解释为受到前后两个音节-n韵尾的影响而发生了同化。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似乎仍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比如dengar在书中出现三次，包括单词、句尾位置、句首位置，全都对音为“宁眼”。其实书中tinggal作为单词也是对音为“丁岸”，这些都无法以连读音变来笼统解释了。总之，这样的问题仍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 参考文献

### 中文：

- 陈晓锦，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储泰松，1999，〈梵汉对音与上古音研究——兼评后汉三国梵汉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第1期，页132-148。
- 高本汉，1954[1987]，聂鸿音译，《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济南：齐鲁书社。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方桂，2005，〈论韵尾辅音——古音研究之三〉，丁邦新、余霭芹主编，《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所，页xvii-xx。
- 李如龙，1998，〈《华夷通语》研究〉，《方言》第2期，页105-113。
- 李思敬，1994，《汉语“儿”[ə]音史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常培，1933[1961]，《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科学出版社。
- 马重奇，2008，《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施向东，1983，〈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第1期，页27-48。
- 施向东，2002，〈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页50-57。
- 王晓梅，2012，〈从《正客音译木来由话》与《马拉语粤音译义》看巴刹马来语punya的用法〉，《学文》第3期，吉隆坡：学文社，页35-41。
- 薛才德，2007，〈藏文\*-r、\*-l韵尾跟上古汉语若干韵尾的对应——兼论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韵尾〉，薛才德《汉藏语言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页29-51。
- 杨贵谊，1987，〈华马词典雏形〉，《亚洲文化》第10期，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页33-46。
- 俞敏，1984[1999]，〈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62。
- 周长楫、周清海，2002，《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文：

- Maris, Yunus. 1980. *The Malay Sound System*.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Sdn Bhd.
- Marsden, William. 1812. *Dictionary of the Malayan Language*. London: Cox and Baylis.
- Wilkinson, Richard James. 1904. *Romanised Malay Spelling*. Kuala Lumpur: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